

香港基督教
焦點小組
研究分析2023



香港基督教焦點小組研究分析 2023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二零二三年六月初版

本報告版權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共同擁有，除獲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出版社：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香港九龍尖沙咀加連威老道 33 號基督教協進大樓 9 樓

電話：(852) 2368 7123

傳真：(852) 2724 2131

電郵：hkcc@hkcc.org.hk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香港新界沙田

電話：(852) 3943 6705

傳真：(852) 2603 5224

電郵：theology@cuhk.edu.hk

Focus Group Analysis on the Situation of Protestantism in Hong Kong 2023

©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and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June 2023

The copyright of this report is jointly owned by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and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o part of this report can be reprinted or transmitted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both parties.

Published by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9/F, Christian Ecumenical Building, 33 Granville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368 7123

Fax: (852) 2724 2131

Email: hkcc@hkcc.org.hk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6705

Fax: (852) 2603 5224

Email: theology@cuhk.edu.hk



鳴謝

在此衷心感謝「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撥款贊助，

鳴謝崇基學院神學院和基督教協進會的同工、委員及校

友，為焦點小組尋找和介紹適合的受訪者，更為焦點小

組每一位參與者毫無保留地分享獻上萬分謝意。



目錄

鳴謝	i
1. 緣起	1
2. 形式	1
3. 訪談重點	2
4. 參與者身份	2
5. 香港基督教徒與教會人口	3
5.1 非堂會基督徒、離堂會基督徒、多重群體基督徒	3
5.2 網上崇拜的貢獻及挑戰	5
5.3 多重群體歸屬的信徒	7
6. 市民對香港基督教的觀感	9
6.1 擴闊對福音實踐的理解	9
6.2 社會運動對信徒群體的撕裂與挑戰	11
6.3 移民潮洪流	11
7. 使命實踐的思考	13
7.1 反思福音的實踐意義	14
7.2 新型信徒群體和牧職形態	14
7.3 舊酒新瓶？	16
7.4 互補不足	16
8. 結語	17
9. 焦點小組研究團隊	18
附錄：《香港市民對基督教觀感調查報告 2021》總結	19

1. 緣起

《香港市民對基督教觀感調查報告 2021》¹（下稱調查報告）於 2022 年 11 月 10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公開發表，調查計劃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合作籌備，蒙「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資助，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室透過全港隨機抽樣的方式掌握基督教徒的人口數據，並了解基督教徒(Protestant Christian)的人口特徵（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與信仰輪廓（例如信主和水禮年數），以及市民對基督教的認知與觀感；與此同時，香港整體經歷不同轉變和挑戰，包括社會運動、新冠肺炎疫情、移民潮等，究竟市民對基督教的觀感有否改變？對香港前景的樂觀程度又是如何？

調查計劃透過定量式(quantitative)全港抽樣調查訪問，共成功訪問了 2,013 名 18 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其中自稱基督教徒有 345 人，按此推算全港宗教人口比例，基督教佔 17.2%。是次調查報告內容讓我們非常好奇，包括在數字背後的具體經驗，在問卷封閉式選項以外的意見，加上電話調查只限操粵語或普通話的香港市民參與，欠缺操外語本地基督教徒的聲音。有見定量式研究的限制，若輔以質性研究方法將會更能深入了解具體面向，填補問卷調查結果之不足，是故我們舉辦焦點小組訪談，透過邀請基督教內不同類型的教牧同工對報告內容進行討論，以助我們收集不同人士對各議題的深度見解。

2. 形式

是次焦點小組訪談活動於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2 月進行，期間分別 4 次約見下列不同類別的教牧同工參與，當中包括宗派教會領袖、獨立教會傳道、基督教機構同工、自由／斜槓牧者等共 29 位。每次小組訪談有 5 至 9 人，由葉菁華院長及王福義長老帶領參加者對調查報告內容進行深入互動的討論，協同增效下，參加者的回應可以彼此刺激，產生更深入的理解和看法。訪談內容錄製後以逐字稿形式記錄，以方便進行深入分析。

¹ 報告詳細內容請見兩所機構網頁：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https://www.hkcc.org.hk/acms/content.asp?site=hkccnew&op=showbyid&id=93459>，或
崇基學院神學院，<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surveyreport2021>。

是次焦點小組參與者主要透過本研究團隊網絡邀請，所觸及對象有其限制，唯我們盡量包含不同職級、年齡、性別、神學傳統、實踐形式的教牧同工，希望透過多元背景的參與者豐富研究內容。

為了鼓勵參與者能暢所欲言，更準確地表達自己的看法，本報告將隱藏其姓名，只會簡單交代其教會或團體的資料。每位參與者均清楚訪談內容只作研究用途，所有訪問錄音檔亦會於研究完結後銷毀，僅保留匿名逐字稿。

3. 訪談重點

- 香港基督教徒與教會人口：流失的實況和原因、網上崇拜的貢獻及挑戰、信徒對多重群體歸屬
- 市民對香港基督教的觀感：擴闊對福音實踐的理解、社會運動對信仰群體的挑戰、移民潮的洪流
- 使命實踐的新形態：反思福音的實踐意義、新型信徒群體和牧職形態、舊酒新瓶、互補不足

4. 參與者身份

- 新型獨立教會牧師（創立近十年的獨立堂會創辦人）
- 斜槓牧師（即兼任職場專業的身份並同時牧養固定或不同的信徒群體）
- 自由傳道（即同時於不同的信徒群體中牧養）
- 機構幹事（包括福音、出版、青年、貧窮事工等機構）
- 新型自媒體代表（新創立的基督教青年媒體和網絡事工）
- 大學校園傳道及牧師
- 宗派教會傳道及牧師
- 獨立教會牧師
- 國際教會傳道
- 福音堂長老

5. 香港基督教徒與教會人口

調查報告顯示自稱基督教徒佔香港人口比例 17.2%，中位數約有 104 萬，當中 77.6% 的基督教徒已領受水禮，即約有 80 萬人，在疫情期間有 74.3% 的基督教徒曾參與網上崇拜，約有 77 萬人，當中未有問及參與頻率及網上崇拜的提供來源。而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2021 年的教會普查數字，有穩定參與崇拜的基督教徒接近 29 萬。由於自稱基督教徒和恆常參與崇拜的基督教徒數字相差甚大，同時因為相異的統計方法未能直接比較，但相信在差距中是包含了不同種類的基督教徒，所以邀請焦點小組參與者表達對這兩組數字的觀察和見解。

5.1 非堂會基督徒、離堂會基督徒、多重群體基督徒

焦點小組參與者對「自稱基督徒」、「水禮」及「返教會」在數據差別甚大的情況均無詫異，討論過程中亦帶出了三個基督徒參與教會的狀態：「非堂會基督徒」(un-churched Christians)即信主後未有恆常參與堂會聚會、「離堂會基督徒」(de-churched Christians)即曾恆常參與堂會聚會，但後來因不同原因離開了該堂會、「多重群體基督徒」(multiple churched Christians)即是基督徒同時參與不同的信徒群體，而不再是在單一堂會中聚會（詳見本報告 5.3 信徒多重群體歸屬）。

參與者表示「非堂會基督徒」和「離堂會基督徒」的關注都是老生常談。不參與教會的原因多不勝數，但都與個人因素、社會原因和教會的適切性有關。

「我做職青工作，都發現流失很多，問他們是否改返另一間教會，他們並非如此。由於工作壓力大，他們都選擇放棄教會生活。」(斜槓牧師)

「(疫情時停了聚會)他們發現原來待在家中很爽。很多年無享受過 family time，又加上本身生活壓力很大，少了教會生活後發現是如此寫意。就直接無返聚會。」(新型獨立教會牧師)

「有許多大專生／職青(大多曾返教會現時無再返)，他們都往外面尋求覺得有意義／有基督教價值的活動／事，由自己選擇而不受教會限制，由自己評估價值。」(機構幹事)

「在我服侍的跨宗派群體內，基要派教會的信徒流失更為嚴重，信徒都感覺教會見解太狹窄(現在仍討論崇拜應否加結他)其中的意識形態與世界怕有

幾十年的落差，信徒對教會的使命更為不滿，導致更多流失。」(大學校園傳道)

「我們教會在社會事件時都走很前，年青人都覺得很受教會支持。但現在教會的使命是否不夠鮮明／吸引，這也是真的。返教會大多因為教友間的情誼，遠比教義上令他們充滿熱心。我相信教會的使命大多的信徒不大理解。」(斜槓牧師)

對於「非堂會基督徒」及「離堂會基督徒」來說，香港普遍工時長，生活壓力亦不少，當連休息都不夠時，往往都是不少信徒不參與教會的誘因。亦有牧者補充，在尋找使命以外，群體中的關係也是不少影響信徒參與或離開教會的重要原因，不論是與牧者長執的關係，或是與教友的情誼，往往都會是感情維繫動力的部分，這也解釋了當教會發生內部人事角力，或是社會事件出現，引發起不同立場的爭論，不少信徒甚至牧者也因而受影響，從而選擇參與其他群體，甚至不再參與教會。

至於「多重群體基督徒」的出現，其中來自於信徒的信仰知識越來越普及，彈指間已可獲得不同的聖經與神學知識，並且認識到本地跨宗派或海外教會的資訊，故此不論是對牧養、使命實踐、宣講內容上，信徒對教會的期望自然有所提高，加上近年來政治形勢的轉變，他們希望選擇更適切自己的信徒群體，以至在外多方參與不同群體來滿足需要。

以上討論的都是教徒曾參與教會及後流失的原因，對於「非堂會基督徒」的現象，焦點小組參與者觀察到「嬰兒洗禮」及「在校信主」可能是基督教徒與參與崇拜的基督教徒數字差距的重要成因。誠如焦點小組參與者的補充，嬰兒洗禮和學校信主均在孩童不同的階段發生，前者是基督教徒父母希望子女同領上主的祝福，洗禮後在教會中成長，後者學童在基督教學校接觸信仰，從而信主，兩者同樣需要長時間的栽培和維繫，最後因各方面原因流失。

「嬰兒洗禮約有五千人，但長大後有堅信禮的少過二千人，這六成流失於兒童洗禮後，或在自己教會／外面教會亦未可知。」(宗派教會牧師)

「天主教及基督教學校在香港約有六成，學生在校決志到畢業時仍存在三至四成。以此推算，大約兩成的香港人曾經在中小學決志，只是從來都無返教會或洗禮。但當問及宗教信仰他們仍承認自己是信徒／相信基督宗教。故我相信教會辦學方面是造成此數字／比例的主要原因。」(宗派教會牧師)

「若訪問我兒，他自稱信徒，但非恆常返教會。這情況都頗多，特別在『信二代』中。另一類是基督教學校信主的學生，這比例也不容小覷。信主後的栽培工作根本無法承接，例如：佈道會後決志學生，老師也未必可恆常返教會，堂校的團契也不能全部培育決志學生，印象中教會駐校的大多疲弱，而導致流失。這類人三幾年後已十多廿歲且為數不少。」（機構總幹事）

「正如我會學校初中決志最多，返團契，無返崇拜，畢業後就流失。另在名冊上流失的信徒，有不科學的說明：如人事關係不和、個人因素、移民、社會運動等。」（宗派教會牧師）

教會辦學的歷史非常悠久，不少教會透過辦學接觸學生和他們的家庭，這可算是教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一批又一批的學子加入，成為教會事奉的生力軍。然而，或許正是這份對少年人的期望，增添了他們的壓力。學生的壓力不亞於成年人，學業競爭並密集的課餘活動令不少少年人疲於奔命，家庭成員間的關係衝突亦相當普遍，再加上近十年的社會事件發酵，以致學生出現情緒困擾屢見不鮮。同時，學校的基督徒老師或駐校牧者要應付行政工作已經顧此失彼，甚至人手長期不足，身心俱疲。難怪大部分香港教會雖然過去到現在也是熱衷於學生福音工作，但往往青少年群體在教會中仍然不斷流失。

孩童在成長或求學期決志，現在未有參與教會，但他們仍願意自稱基督教徒，相信種子仍然在心中，那麼種子在現今時代如何發芽並扎根成長呢？

5.2 網上崇拜的貢獻及挑戰

調查報告顯示在疫情期間有 74.3% 的基督教徒曾參與過網上崇拜，當中有 21.8% 基督教徒曾參與多於一間教會的網上崇拜。因疫情出現後已普遍衍生網上崇拜，信徒按其需要參與不同教會的崇拜，同時亦不必具體地面對「轉會」的掙扎，而可自由及隱藏地收看網上崇拜；亦有信徒因為不善於科技或空間條件所限，一直未有參與網上崇拜。現在疫情穩定後，教會已全面復常，有信徒返到原有的教會，也有一些轉往參加網上崇拜教會的實體聚會，亦有一些維持網上崇拜，網上崇拜人數之多令某些焦點小組參與者甚為驚訝，未知是否吸引了「非堂會基督教徒」參與，所以相信網上崇拜仍有值得保留的原因。

「我跟大學生討論過此等情況，他們反映對教會有各種不滿，疫情期間他們可以很誠實的面對這些不滿，例如：爸媽會嘮叨自己不上教會、教會講道很

無聊卻仍無法拒絕，但當轉到網上，他們就可以尋找適合自己的講道崇拜，脫離實體時的教會。正似他們大學生做功課，按需要找到實用的資料。現時實體聚會開始後，大約有一成大學生已不再上原生教會，繼續網上崇拜，甚至轉返網上崇拜的教會。疫情後正是他們處理原生教會的問題。」(大學校園傳道)

「我們名冊會友約有三千人，穩定出席網上崇拜的約有千五人(扣除移民／其他原因離開的)，當中也有游離份子。而千五人中的組合內約有八百至九百位長者，由於他們分佈各區，實體崇拜較難參與，而網上崇拜亦未必所有人都懂，教會亦無實質計算。」(宗派教會傳道)

「在疫情期間亦有一班很忠心而不能聚會的會友，年輕的都會參加我們的網上崇拜，由設計及安排亦會給予意見；亦有年長的堅持不參加網崇，強調基督臨在，情願等待疫情過去或牧者上門分享信仰。」(宗派教會牧師)

「疫情期間有否返教會，並不能顯示出席頻率；疫情時非常沉悶，可以多聽幾間教會崇拜，亦不必有規律。以我教會為例現時開始實體崇拜，取消疫苗通行證，本以為實體教會參與崇拜人數上升，而網上的會消減。但事實是實體大幅增加了，但網上並無減少。數字並不對等，參與我們教會崇拜的人大多不一定是會友。」(國際教會傳道)

「我們是一所獨立的福音堂，掙扎很久先開始網上擘餅聚會……疫情時長者未能出席實體，牧者就上門探訪並一同擘餅，亦有教導如何參與網上聚會，情況許可時都鼓勵會友參加實體聚會……擘餅的模式由原來一餅一杯，改為獨立分派。」(福音堂長老)

疫情衍生的網上崇拜帶來多方面的張力和衝擊，當中包括本地教會大洗牌，信徒乘着網上崇拜的便利，參與不同教會的崇拜，有些因而轉會，或是習慣了留在家中崇拜，按自己時間收看，不再實體出席教會聚會。

另加上移民潮的影響，現在不少教會至少有一成會友移民；由於疫情期間，在防疫措施下教會必需停止實體聚會，網上崇拜帶來對聖餐的神學理解與處境安排之討論，有些宗派邀請信徒自行預備餅和酒，亦有宗派安排信徒以預約方式返到教會，在合乎法例要求的人數下領受聖餐，又或在可行情況下，由牧者家訪施聖餐。

網上崇拜對牧者及事奉人員在工作方面的挑戰更大，每星期的崇拜錄影與傳播，影片可以隨時翻看甚至剪輯後在互聯網公開，對宣講的牧者帶來或多或少的壓力，同時間會眾對音響及視覺效果的要求越來越高；另外，信徒參與教會的機會亦受制於他們在資訊科技方面的知識和資源，從而把他們劃分為不同階層，減少了信徒間互相認識及交流的機遇。讓人專心出席網上崇拜也有不少基本配備，當中包括穩定的網絡、安靜的空間、基本的網絡知識等，因此在這些條件篩選下，均不利長者、劏房戶、家庭照顧者等信徒參與。

誠如不少牧者所觀察，網上崇拜並未隨着疫情緩和而消失，反而仍有保留的需要和價值，例如：可支援未能親身前往教會的人士，包括已移民海外的信徒，讓他們繼續保持與本地教會連繫。另外，調查報告顯示在疫情期間有 74.3% 的基督教徒曾參與過網上崇拜，即約有 77 萬人，相比疫情前 29 萬穩定參與實體崇拜的基督教徒，似乎網上崇拜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時亦顯示「非堂會基督徒」和「離堂會基督徒」仍有被牧養的需要。

現時更值得探索的是實體與網上崇拜或聚會的互補角色，並且教會空間的重新定義，即是不再只是實體空間，還包括網絡空間，以至會友的身份與參與教會的方式走向更多元。

5.3 多重群體歸屬的信徒

焦點小組參與者不約而同觀察到近年來基督教徒的教會生活不再是在單一堂會中，不只是找尋不同的信仰群體來滿足其目標，例如參與跨宗派的宣教之旅、修讀機構的聖經課程、參與校園的事奉組織等時限活動，現在甚至連恆常的崇拜生活都以不同形式多方同時參與，以至現在信徒的教會身份認同由單一趨向多元。

「早前跟一會友洽談，他不能以單一教會介紹自己，由洗禮、成長、聚會、現時某教會聚會多久，是一連串的故事……許多人也不能以單一宗派說明自己的歸屬。」（大學校園牧師）

「以往只屬某一宗派的觀念會變弱，信徒可能同時參與幾類活動／組織，這在成人／青年都存在。特別是有追求的信徒，不滿足一類或一間教會的牧養模式，便會多元參與。」（機構總幹事）

「在 A 教會做主日學導師返不了崇拜，就返另一間教會的崇拜。一個地方 output [付出]，一個地方 input [吸收]。」（宗派教會牧師）

「這就是教會生活組件化，崇拜是 A 教會；事奉是 B 教會；學習是 C 神學院。正如我們新型獨立教會，返小組的很多，反而實體的崇拜又不見很多，大約五至六成非小組人士，小組人士又不常返崇拜，他們可能自己組合。特別是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很渴望同年紀的友誼團契，崇拜都可能每月一度。」
(新型獨立教會牧師)

「我們崇拜的舊錄影在過去的一兩年裡都很受歡迎，特別是明星講員就更多人重看。會否有人誤將觀看舊片都等同參與崇拜？因不必受時間及地域限制。」(宗派教會牧師)

除了「所屬會友身份」與「現時恆常參與教會」已不是必然相符外，連參與崇拜的方式和時間也變得更多元，以往計算崇拜出席率已不合時宜，現在除了實體出席外，也要加上網上崇拜的觀看次數，記錄觀看次數之餘或者還要參考觀看長度；非實時觀看的崇拜是否計算？自選時間重溫又是否當作參與崇拜？每月穩定地出席一次崇拜可以被視為恆常參與教會嗎？信徒的身份認同現在趨向多重理解，歸屬感和時間投放多少亦不是必然成正比。

除此以外，信徒的教會生活除了以往的「轉會」外，現在亦有光譜形式的「轉會」狀態，以不同程度的參與和退場，卻不是完全脫離原來的教會。幾位牧者都用上「原生教會」一詞代表母會，似乎借用了「原生家庭」的概念，對不少基督教徒來說，母會的會友身份，不只是會籍，而是更深的「家庭牽絆」，所以有不少信徒仍然保留對母會的歸屬感，但同時透過參與其他信徒群體回應自己的需要。

「情況各有不同，開堂時有直接轉過來，有些在母會有事奉很多未必能脫離，崇拜卻又無得著，慢慢轉過來聚會，斷了事奉。有的是感情衝突，有的是事奉太疲倦。有的在教會失去活力，找不着耶穌。在原生教會好多不能割捨的感情、人際關係、事奉……都會間中回到母會崇拜／事奉。在不同程度的去留都是有的。」(新型獨立教會牧師)

「我教會廣東話的會友都好清晰說明自己所屬宗派，而不是我們教會。會友以平信徒身份輕鬆了解一下，省去原生教會所抱的期望。」(國際教會傳道)

「我們教會是講福建話，年青的下一代在外國讀書，暑假回來四周，一周在教會服侍，其餘三周就會到英語教會聚會。」(獨立教會牧師)

信徒擁有多重群體的歸屬帶來了牧養的挑戰和契機，有牧者表示每星期崇拜的會友都不同，並且他們亦「各取所需」地參與不同群體，以至不容易維繫關係。既然現在不少信徒擁有多重群體身份，亦顯示教會和信徒群體需多方理解和合作，同享資源，以致可以共建基督的身體。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6. 市民對香港基督教的觀感

調查報告顯示約四成(41.5%)香港市民對香港基督教的整體印象正面，尤其對「辦學」(52.7%)及「提供社會服務」(49.5%)較為正面，對「宣揚福音」正面比例稍遜(32.3%)。不同宗派和神學傳統對「福音」也有多元理解和實踐，所以邀請焦點小組參與者回應市民對香港基督教的整體觀感之觀察。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6.1 擴闊對福音實踐的理解

從福音實踐的角度來看，一直以來基督教派都有「福音派」、「普世派」的分野，前者強調用「言語」去傳揚福音，透過佈道讓人認罪悔改，學校教育和社會服務等只是讓人接觸到信仰的途徑；後者則強調「行動」來實踐福音使命，辦學與提供社會服務等已是福音的展現，讓人在「行動」中感受到基督的愛。不同神學傳統的教會對福音的理解和實踐比較分明。

「如若受訪者是我們教會可能不曉如何作答，由於堂會必然以辦學、社會服務等單位傳揚福音，確實令人不知如何分割……社會服務在我宗派都視為傳揚福音，以行動表達福音／見證，而不辦佈道會；但對於某些教會則不認同，只認可佈道會等。在神學的定義有別，理解傳揚福音亦有差別。」(宗派教會牧師)

「在青少年間工作，對堂校成長的人並不意識到辦學是宣揚福音，許多都不知道校內有教會。」(國際教會傳道)

然而，這兩個派別近年已未有昔日的鮮明分別，焦點小組參與者觀察到似乎社會的狀況刺激了教會對福音的理解，特別是過去強調「言語」的教會，現在除了到社區中傳福音外，亦會願意回應街坊的生活需要。再加上教牧和教友多元吸收，不論是神學理解和實踐策略，以致「福音派」、「普世派」出現不少互相融合和參考，兩派之間的分野變得較為模糊。

「疫情也是機遇，2020年開始鼓勵堂會多做社區服侍／接觸街坊，教會都在轉型中。無論基層婦女／長者都由於教會食堂開始接觸教會，教會亦安排心靈培育讓他們繼續返來。針對幼兒有功課輔導班，針對婦女鼓勵成為義工，教會已不止於派粽之類的事工。普遍都覺得教會能幫助他們。」（機構幹事）

「教會在疫情期間當然很落力，本來不怎關心社區的都主動服務。我認為壓力是有的，大家都做時，不能不做。」（機構幹事）

「有教友希望寫信關心被囚人士、疫情時派口罩給清潔工。都不必是由教會／牧者主導，反倒是社會告知教會的需要，這種對使命的認知都與以前不同。」（新型獨立教會傳道）

「從學生口中得知事實上好多基要教會都作出改變，續步接近福音派，已不是太極端。」（大學校園傳道）

「2020年疫情爆發，超過二百間教會初期會派發口罩，到第五波時會再改進策略。有的開放空間派食物，做辦公室，有的做社會福利讓街坊容易走入教會。不論教會的講壇信息，願意讓機構同工／顧問到教會分享經驗。一齊落區舉辦事工……所以這幾年好精彩，不少項目都在優化。信徒參加網上的分享會也有四至五百人，我們都舉辦了六次，以商討疫情期間可實行的項目，甚至透過我們落區服侍。例如：支援堂會派飯券，教會在協助下與餐廳合作試行。長遠都是社福機構做，但開放試行確是教會的意願。」（機構幹事）

「在社會福利服務上我們堂會亦作出大型改革，轉型到服務 service gap，如食物銀行、長者中心。區會幫助一百二十多間堂會轉變為服務社區為本，又如：派飯、派發檢測包，現時已有約三十間堂會成功轉型。」（宗派教會牧師）

近年更多基督教徒與教會關心香港的社區狀況，服侍和幫助有需要的群體成為了教會事工不可或缺的部分，促成「福音派」視社會服務為福音實踐。「普世派」向來強調以「行動」實踐福音使命，雖然多了不少基督教徒尋找使命實踐的群體，但是似乎未有大規模加入「普世派」教會，而是選擇參與福音派國際教會、在福音派的教會中開啟新事工、創立新型獨立教會等，這情況實在特別值得「普世派」的教會深思。

6.2 社會運動對信徒群體的撕裂與挑戰

教會就是聚集人的地方，並且強調分享與教導，由於社會運動多牽涉立場討論，群體中有各式各樣的意見，加上接收資訊的渠道非常不一，以致信徒群體關係面對嚴重撕裂，牧者或教會被貼上顏色或立場標籤，至今仍受影響。

「社會運動屬於政治方面的，相信教會信徒關係撕裂、意見不合，均令同工辛苦，深感痛心。」(宗派教會牧師)

「我經常問會友使用甚麼媒體／軟件，會友多數用 WeChat，所以看到社會運動的面貌對教會的行動會是負面。會友家庭各年齡層亦有不同，甚至有會友五代同堂，使用不同媒體會塑造他們的思想。」(獨立教會牧師)

與此同時，焦點小組參與者觀察到有一定數量的基督教徒離開堂會，展現不同的實踐信仰方式，當中不少是受社會運動的啟發，不論是理解社會的角度，和實踐的方式，他們大多不滿足傳統教會的制度框架，希望可以具體回應使命，並且強調迅速和適切。亦加上網絡發達、無遠弗屆，活動的組織和傳播較無成本，所以現時教會以外的自發群組不勝枚舉。

「社會運動及疫情都衝擊信徒對堂會的歸屬感，青少年不返教會的原因，原以為他們因為工作忙碌、無時間，但主要原因是教會未能提供意義，令歸屬感漸漸消失。」(機構總幹事)

「2019 年後讓許多人大開眼界，服侍世界／關心社會可以直接實行，不必透過教會。比較年青的人會找到使命感，更讓他們覺得有意義；同時間教會生活缺乏意義，存在不同的掣肘，相比社會的使命，教會的都很虛無飄渺。教會未能提供前進的使命感，是很重要的因素。不少傳道同工都在 2019 年離開教會，也因為教會工作很廢。他們只是為有意義的事努力。」(新型獨立教會牧師)

「我相信 2019 年的社會運動及通識教育都擴闊了大家的視野，而教會將使命實踐仍停留在堂內的使命。現今新一代的信徒視野是否只限堂內？現今凝聚相同使命的平台較易及成本較低，即便很小的事情都可團結一群同心人士，不必靠堂會完成，許多信徒發現打破慣例後，亦無甚影響。」(自由傳道)

「其實社會運動又不是始於 2019 年，2012 年的反國教、保育等都已聚集一群有理想又愛香港的人做事，即所謂「無大台」，亦是自問有理想有抱負的、認為對的事就去做。」(新型獨立教會牧師)

「若無互聯網的廣泛傳播，以往我們只能在教會接觸到，如今卻可以像某某般的(role model)，拍片寫文等示範，更容易凝聚小組來辦事。」(機構幹事)

縱然現在加入不同的使命群體相對容易，如「市場」未有合適的，要建立新信徒群體的門檻也不高，然而，這都只是提供了實踐渠道和平台的方法，信徒群體當中不同程度的創傷尚未受到正視。不少「離堂會」的牧者和信徒都曾在教會中遇過爭執、不被理解、不被接納、被濫用權力的人壓制等負面經歷，再加上近十年的社會事件影響，整體社會籠罩着巨大的失望、無力、憤怒等各樣情緒，彼此裡裡外外都受傷了，這些都在不知不覺間影響信徒群體，特別是加深了對人與制度的不信任。這種人際間的創傷，不是單靠離開舊有的群體便完全解決。「生活復常」或許只是在傷口上貼了膠布，如何治癒尚未癒合的創傷，更值得傳統教會與新型的信徒群體繼續探索。

6.3 移民潮流

新冠疫情加上政治局勢下，部分港人移居外地，教會也不免於這樣的洪流，是次調查報告顯示約近半(49.7%)受訪者對香港未來前景感到不樂觀，而 14.3%受訪者打算未來兩年內移民。所以邀請焦點小組參與者回應其群體的實況，以及對教會的影響。由於移民人士就其經濟背景、並對香港前景的樂觀程度相關，普遍焦點小組參與者的教會群體大概至少有一至三成會友移民，而國際教會則有回流情況。

「當然堂會情況都各有不同，敝宗派中產類型的堂會明顯流失兩成教友，基層堂會就少於一成。」(宗派教會牧師)

「跟財富情況不大相關，主要是對香港的情況不太滿意及樂觀，他們都是關心社會的人士，每日都感到很窒息。」(獨立教會牧師)

「情況嚴峻，約有三成幾人移民，十九至三十九歲較多，當中都是在社會運動較黃，積極參與，對政治失望。」(新型獨立教會牧師)

「約二至三百人移民，而且相信情況仍會持續，暫時仍無法確定數字。移民原因主要為下一代有較好的成長環境，青年夫婦人數銳減。」(宗派教會傳道)

「本會的大堂會眾會比較明顯流失較多，相對老化的堂會／已持有外國護照的會友都不必急住移民，其中有職青團契都陸續移民，有小朋友的家庭都有幾個在去年離開，年青夫婦相對自由則會慢慢安排。教牧同工在年資五年以下的變動都多，卻又未至於牧師多於傳道。但就出現青黃不接，譬如我工作十幾年一類同工都多有移民／離職，無人接棒。留下的都需接任重要職務。」(宗派教會牧師)

「這跟教會的富裕程度有好大關係，因為我教會在深水埗區草根階層，移民潮對我們沒有一點影響。」(大學校園傳道)

「會友都是英語人士，他們都有外國國籍，不是移民，只是回鄉。在疫情前相比，外籍教會同工及會友均有一半人回歸原居地，都幾多。」(國際教會傳道)

移民潮對於整體香港社會都構成重大壓力，教會及信徒群體亦不例外。參與者、奉獻、事奉人員與教牧的流失導致組織上出現困難、同時亦要回應不同移民者和留港者的牧養需要。移民者中有預早道別，分享憂與喜，亦有不辭而別、帶着歉疚和恐懼離開。

留港者有理解對方的決定，同時間亦有無奈、失望和被遺棄的感受，甚至要肩負更多的擔子，因此移民潮確實對群體帶來一次具大的衝擊。在焦點小組中，來自不同宗派和教會的參加者均分享了不少回應策略，例如因應人手不足，革新原來教會架構；為移民者聯繫海外教會，甚至支援當地的香港人牧養事工；由於留港的長者數量和需要更大，有教會把更多的資源投放在長者事工上。

7. 使命實踐的思考

傳福音是甚麼？教會是甚麼？使命是甚麼？隨着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等外在因素改變了，信徒和教牧都需要時刻再思這些問題，探討如何配合現時的社會環境、不同信徒群體的需要。普遍焦點小組參與者不約而同都認為需要更新對「福音」和「使命」的理解。

7.1 反思福音的實踐意義

艱難時期透過信徒和教會的狀態和回應，可以窺視他們如何理解信仰。過去社會相對穩定和繁榮，教會所宣講的福音多是從個人層面出發，被理解成「幸福音」，偏重信主後「幸福」，少了傳揚要付代價的一面，亦鮮有預備在患難時所需要的韌性。故此，當前社會出現較多不明朗因素時，以往信仰的認知已不足以面對困難，甚或有非基督教徒的考量。

「現時所見教會信徒移民都多，有時都驚訝想問某些人：如此急着要走的你有多危險呢？……有人為兒女前途，這些都明白的。但又令人反思所傳的福音究竟是甚麼？我在信怎樣的福音呢，這都令人想不通的。如果堂會所說的福音是聚會，與聖經中的福音不同，這讓人擔心……我認為教會是實踐天國價值的群體，而非在乎網上參與聚會，當然這正是難處所在，亦正因為困難重重才值得堅持。使命是如何讓人見到另一套價值觀在世界上存在，而透過教會實踐這個價值觀。當有幾個人願意實行這套價值觀，這裡就是教會，不必死守既有的框架。」（機構幹事）

「教會在傳統辦學、社福上與政權合作同行，都在繁榮安定下傳福音，當遇到危機時便不知如何自處，變得無言以對。相對之下宗教／教會變得不太重要，有如個人興趣般在太平盛世時可以娛樂身心，並不是在危難裡讓人想起的重要元素，這是否意味着基督教一直都不被重視／不在重要的位置？」（新型獨立教會牧師）

7.2 新型信徒群體和牧職形態

新型信徒群體的組成不少是因為對體制教會的批判，當中包括架構制度、牧養策略、宣講內容等，嘗試打破固有的框架和模式。

「教會是一群體，在朝聖的旅途，沒有特定的形式，反要問你活在怎樣的時空下如何帶領這群體遇見基督。最核心的是非排他，歷代教會因為互相排他而變得不似教會，現在打破教會的常態正是教會需要反省改革的時候。」（大學校園傳道）

「傳統類型的教會 top-down 模式都已經不再可行；另一個不可行的是教會增長的發展模式，以傳福音為大使命、教內的門徒訓練已不復再。如是說這是

改革了，另類宗教改革正在進行中。已不是 the way how to do church。」(新型獨立教會牧師)

「我們這幾年確實因着獨特的聚會模式、網上平台、政治立場吸引了多人支持。疫情前實體參加崇拜有六百多人，網上則有幾千人。」(新型獨立教會牧師)

「我們也難以偉大的傳福音為口號，但想以媒體接觸到未曾認識信仰的人並引發思考，透過多接觸非基督徒群體，了解社會及世界的現況與想法。」(新型自媒體代表)

焦點小組參與者分享了他們的新型信徒群體形態：有在架構上的革新，強調群體的機動力，減省行政，專注牧養，由下而上推動服侍，以「家庭教會」模式彈性回應防疫措施；有在宣講的內容上更新，以年青貼地的訊息，鮮明的政治立場，善用網絡和新媒體，選址在工業大廈中聚會更具彈性；亦有宣教事工和形式上變化，透過營運咖啡室、樂隊室、桌遊室、健身康體場地，提供空間給人放鬆和自然交流；亦有突破主流，在服侍對象上強調接納和陪伴性小眾，在政治及社區中實踐等。

另外，整個牧職環境都在轉變，甚至對牧職出現嶄新的理解，牧職形態由昔日全職在一間教會工作，到現在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牧者，不論斜槓牧者或是自由傳道，可以同時在不同堂會參與多項事工、或是主要擔任一個堂會受薪工作，業餘時間往外自組群體；亦有以正職（例如經營網店、保險經紀）賺取收入來支持新型信徒群體。牧養單一群體而感到乏力的牧者越來越多，他們選擇遊走於不同群體來實踐使命並維持收入，追求彈性自主。由於人數越來越多，有焦點小組參與者留意到現時的神學院牧職畢業生首選不再是服侍體制教會，或許這是對體制教會的無力和抗拒，相信神學教育及在職培訓上更需貼近世情。

「三十至五十歲之間的牧者離開堂會的比以前多。一來認為牧養工作已到盡頭，不希望等堂會結束才離開。亦有四十多歲的走出來自組團體，半職同工或自成一檔也有。即便教會願意開放，他們也不必選擇堂會。這也在適應新生態。」(機構總幹事)

「現時神學生即便讀 MDIV.都不牧會，這是警號。」(機構總幹事)

「這幾年多碰到剛畢業的神學生，他們的想法是牧會不是優先選擇，因為他們相信堂會內不能一展所長，當然也受制於教會資助後的掣肘，暫時亦沒有一技之長，故先在教會事奉，準時下班，在堂會以外探索使命實踐的空間。」
(自由傳道)

7.3 舊酒新瓶？

不少新型教會、群體和事工應運而生，創辦人和牧者大多是在傳統教會模式中成長，皆希望突破原有的框架。基督宗教的發展從來都來自分裂、合一、再分裂，在本地基督教教會史中，不少現時的宗派教會的前身都曾是新型群體，相當具革新性，如何從前人貢獻和缺失中學習是現時不少自由傳道或斜槓牧者所警醒留意的。

「有教會派傳道人出來在 IG 出 Page/Post 在餐廳聚會之類的活動，都有這類『運動』，稱為『去堂會化』。但都未見可維持(sustainable)。亦有在堂會裡『織帳棚』，這不是可以養生的工作，要另外有正職。風氣是有的，但仍未成具體的事。」(宗派牧師)

「似 paradigm shift 般群體聚集就成為早期教會。但有見在長遠發展後就淡化了作為教會群體的特色，只餘下志趣相投的外在特質，我認為還在觀望階段。我認識有人以『音樂+基督徒』為題開設餐館，但他們有多認同自己是教會(完整的教會觀)則要再觀望。」(國際教會傳道)

「外面的年青人都很多需要……曾掙扎過是否建立小型群體/信徒群體，但最終人多起來仍免不了成為大台，只是規模大小的分別。」(斜槓牧師)

近年有很多關於使命策略的實踐討論，但相關的神學與信仰反省則未及趕上，嘗試了色彩繽紛及不同形狀的瓶子後，瓶內的酒都需要隨之而變化，例如：權力下放後的團體形態是甚麼？新型群體的教會觀是怎樣？破了甚麼、又立了甚麼，均需要同時探索、整理和建立。

7.4 互補不足

誠如本調查報告最顯著的數據顯示本港自稱基督教徒中位數約有 104 萬人，除了穩定參與崇拜的 29 萬基督教徒外，粗略估計至少有 70 萬人遊走在網上崇拜、信仰群體、使命實踐團體或未有參與任何組織，他們的需要不只是傳統堂會單一能夠

回應，或這正是新型群體與傳統堂會並存的重要價值和目的。特別是聖堂建築上的神聖感，能夠為信徒提供婚禮和喪禮的場地等，與其互相揭示不足，否定對方，倒不如互補共融，嘗試更多的認同和合作。

「大部分堂會所做的事工都不合時宜。正如現在仍有人收看 TVB，我們不能阻止，只是我不會收看。正如我媽都在返傳統教會，我不能說『教會無用，不要返吧』，因為在她的處境卻是需要這份關心、慰問。但當我對年青人就有不一樣的標準。當然亦有人需要『清朝教會』，那亦不必阻止。」(斜槓牧師)

「我認同不同時代機構與堂會是互補，這種關係在社會事件後千萬不要對立，容易做成自以為只有我是先知的身份，但教會有先知亦有牧者；如果全是先知就很麻煩，如果只重視公共空間的平台，而內裡／下面是真空，這又難以延續和發展，甚至神學院培訓人才的課程內容，亦不止於傳統，也有革新的部分。教會傳統事工要做，保持先鋒和傳統的互動，不側重一邊。另中產人士的離開，有更多基層加入教會，對於如何牧養基層人士，似回到五十年代新移民來港的情況，大家積極合作，歷史又再回到起點。」(宗派教會牧師)

「同工在傳統體制下的困難和掙扎。另外年青人都有同樣掙扎，他們未必想脫離教會，只是感到不滿又不知如何自處。洗禮、結婚時他們仍然希望〔在堂會中進行〕基督教儀式，這時我們可以提供協助。」(斜槓牧師)

過往討論傳統體制教會和新型的信徒群體大多放在二元對立面，但來自不同背景的焦點小組參與者不約而同強調兩者是互補的關係，特別是信徒有不一樣的牧養需要，同時兩者亦可互相刺激砥礪。

8. 結語

當量性調查報告完成後，我們對當中不少數據感到好奇和疑惑，所以產生了策劃焦點小組討論的想法，其中不少焦點小組參與者都不是我們研究團隊直接認識的，而是獲他人引薦又願意回應是次討論議題，並希望為調查報告的數據提供實況，四次的討論會著實為調查報告增添質感和深度。一方面支持調查報告數據的有效性，同時呈現了當中的複雜性，並不能單靠數字說清。是次焦點小組解讀了「基督教徒」人口與「出席崇拜」數字的差距和現況，並且當中延伸到信徒「離堂會」、「多重群體歸屬」、「非堂會」的趨向，同時社會運動、疫情與移民潮確實改變了不少教

會生態，甚至催生了不少新型群體，確實是個再次思考使命實踐的機會，更新對「福音」和「教會」的理解，並且走出二元對立，以回應社會中教會內外的基督教徒。

作為推動普世合一的教會機構，我們樂見更多的信仰群體交流，真實的溝通與理解，現在翻開基督教報章，不論是訪問內容或是撰文筆者，化名或匿名都比以往的多，在這個不輕易公開表達自己想法的時代，相信要記錄和研究香港教會史將比昔日更難，然而，我們在研究中仍然遇見不少熱心落力的教牧同道，本研究實為拋磚引玉，期待同道繼續發酵、研究。

9. 焦點小組研究團隊

是次焦點小組研究乃是團隊協作，我們於 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2 月進行了四次焦點小組訪談，由葉菁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與王福義長老（前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義務總幹事）一同策劃及分析，曾嘉穎女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事工計劃協調員）負責訪談字稿，並由曹曉彤女士（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幹事）負責撰寫報告。

全文完

附錄：《香港市民對基督教觀感調查報告 2021》總結

是次調查於 2021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31 日進行，以電話隨機抽樣方法，共成功訪問了 2,013 名 18 歲或以上操粵語或普通話的香港市民。主要希望了解香港基督教人口及市民對香港基督教的觀感。調查從以下三方面探討，包括（一）市民的背景；（二）市民對香港基督教不同層面的觀感和變化；及（三）市民對香港前景的看法和移民意向。

調查顯示全港宗教人口中位數比例，沒有宗教信仰佔 58.6%、基督教佔 17.2%、佛教佔 10.5%、拜神或傳統中國民間信仰佔 6.9%、天主教佔 5.2%。推算本地主要宗教信仰人口中位數：沒有宗教信仰人數約有 350 萬人、基督教約有 104 萬人、佛教有 63 萬人、拜神或傳統中國民間信仰約有 42 萬人、天主教約有 31 萬人。

本調查列出了基督教徒受訪者的宗派人口比例範圍較保守至較樂觀的看法，以供讀者參考，是次調查中的 345 位基督徒受訪者之宗派背景，浸信會佔人數比例最高（19.7%），其次是獨立堂會不屬任何宗派（15.9%），然後依次序是宣道會（13.5%）、中華基督教會（8.5%）、其他宗派（6.4%）、沒有參與任何教會及拒答（5.6%）、播道會（5.0%）、聖公會（4.8%）、循道衛理會（4.6%）、五旬節聖潔會（3.7%）、路德會（3.4%）、神召會（3.2%）、香港宣教會（1.6%）、崇真會（1.4%）、信義會、救世軍及禮賢會各佔 0.9%。

基督教徒受訪者的社經背景和信仰輪廓可以推算出整體面貌。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為 38.3%和 61.7%；12.1%屬於 18 至 29 歲年青人士，56.6%屬於中年人士，而 31.2%則屬於年長人士。具小學或以下程度人士佔 8.5%，具中學程度佔 36%，而具大專或以上程度的則佔 55%；未婚佔 31.7%，已婚 67.8%；在香港出生的有 75.5%、在內地出生的則佔 21.9%；現時為在職人士的佔 53.3%，其他非在職人士則佔 46.4%；個人總收入低於港幣二萬元的受訪者有 35.9%，港幣二萬至五萬以下的佔 36.9%，港幣五萬或以上則有 18.7%；家庭月入低於港幣一萬五千元有 14.8%，港幣一萬五千至五萬以下的佔 45%，港幣五萬至十萬以下則有 19.5%，十萬或以上佔 6.3%。

在信仰年資方面，信主少於 5 年有 9.1%，5 至 9 年有 12.1%，10 至 19 年有 29.4%，20 至 29 年有 20.6%，30 年或以上有 25.9%；在接受水禮年資方面，佔 6.8%受訪者少於 5 年，佔 11.2%受訪者為 5 年至 9 年，佔 20.6%受訪者為 10 年至 19 年，佔 17.1%受訪者為 20 年至 29 年，佔 20%受訪者為 30 年以上，另外，佔 22.4%受訪者沒有或尚未進行水禮；在疫情期間參與網上崇拜方面，佔 24.4%沒

有參與網上崇拜，52.6%參與一間教會的網上崇拜，17.6%參與二至五間教會的網上崇拜，4.2%參與超過五間教會的網上崇拜。至於曾否就讀基督教學校方面，佔51.3%的基督徒受訪者曾就讀基督教學校，當中9%曾就讀基督教幼稚園，39.5%曾就讀基督教小學，48.2%曾就讀基督教中學，3.3%曾就讀基督教大專或大學。

整體受訪者就香港基督教不同的層面狀況作出評價，「整體印象」方面，41.5%受訪者認為正面，51.4%表示中立，7.1%受訪者認為負面；「宣揚福音」方面，32.2%受訪者認為正面，59.5%表示中立，8.3%受訪者認為負面；「提供社會服務」方面，49.5%受訪者認為正面，47.6%表示中立，2.9%受訪者認為負面；「辦學」方面，52.7%受訪者認為正面，44.2%表示中立，3.1%受訪者認為負面；普遍公眾對香港基督教的「辦學」印象較正面（52.7%），其次是「提供社會服務」（49.5%），「宣揚福音」（32.3%）的印象就相對遜色。

綜合多個對香港基督教觀感的個人社經背景分析，年齡、教育程度、就業狀況三個變項在不同層面（「整體印象」、「宣揚福音」、「辦學」及「宣揚福音」）的社經背景分組評分中皆呈統計上顯著的差異。基本上，40至59歲或以上、大專或以上及在職的受訪者對香港基督教在不同層面觀感評分均明顯較正面。

另外在宗教背景層面，信仰的重要程度、宗教背景、曾否讀教會學校對香港基督教整體印象之統計上也有顯著的差異。認為信仰重要、信基督教及有讀過教會學校的受訪者對香港基督教整體印象評價較高。

至於整體受訪者經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對香港基督教印象之變化，16.9%的受訪者對香港基督教的印象變好，70.2%的受訪者認為無變，12.9%認為變差；受訪者的性別、婚姻狀況、出生地、就業狀況和家庭月入對「2019年社會運動」後的香港基督教印象變化之統計上有顯著的差異；整體基督徒受訪者對「2019年社會運動」後的香港基督教印象變好。

而「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後，有2.6%的受訪者認為對香港基督教的印象變好，91.4%的受訪者認為無變，6.1%認為變差。受訪者的性別、年齡和家庭月入對「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後的香港基督教的印象變化在統計上有顯著的差異。整體不同宗教背景，包括基督徒受訪者對「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後的香港基督教印象無變至輕微變差。

對香港未來前景樂觀程度，22.9%受訪者對前景感到樂觀，27.4%受訪者表示一般，49.7%受訪者對前景感到不樂觀。綜合對香港未來前景樂觀程度的個人社經

和宗教背景分析，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出生地，就業狀況、家庭月入、宗教背景、曾否讀教會學校對香港未來前景樂觀程度在統計上有顯著的差異。

至於未來兩年的移民意向，78%的受訪者沒有打算未來兩年移民，14.3%的受訪者有打算未來兩年內移民。移民意向更是與對香港未來前景樂觀程度息息相關。對香港未來前景越不樂觀，移民意向就越高，同樣年齡、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出生地，就業狀況、家庭月入、宗教背景、曾否讀教會學校對未來兩年的移民意向在統計上有顯著的差異。

本調查的限制不少，其一是電話調查語言只限粵語或普通話，未能包括操英語或其他外語的香港市民，所以操外語的本地基督教徒未能顯示在本調查中；其二樣本數量有 2,013 名香港市民，作為電話隨機抽樣方法形式的基數不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受訪者的基數為 345 位，所以本調查提供了自稱基督教徒人口和宗派人口由保守至樂觀的推算範圍，以供讀者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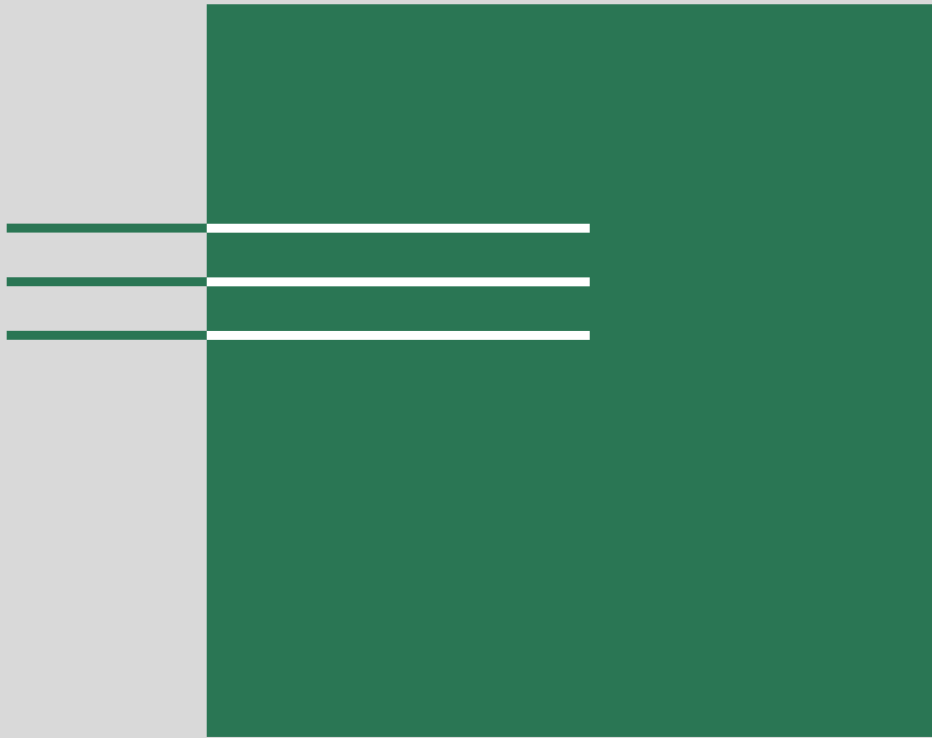
是次報告內容主要是提供數據，而非解讀數據，期望教內同道就着報告內容多加討論；我們亦期望同類型調查可以每隔一段時間繼續進行，數據結果可以有更多的觀察和比較。

總括而言，是次調查可以確認本地基督教人口，及進一步了解基督教徒的輪廓，並且探討了市民對香港基督教的觀感，特別是香港經過 2019 年後的各種變化，數據結果有助教內更準確地了解現況。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

神學院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